

◇心灵点击

囤货不可居

[东台]邹娟娟

小满将至，殷殷如盼。

我盼小妹四十生辰顺遂，盼回到旧居时。母亲在电话里打包票：保准令我们满意。挂完电话，我就后悔了。母亲前年刚出了一场车祸，定了残，走路蹒跚拖沓，腰背怎么都直不起来。

从那时起，母亲习惯把后面的事提到前面来做，开始囤积各类东西。她在院中摆了七八个硕大的不锈钢盆，用来等“天水”（雨水），可以洗菜洗碗。厨房里有十来个塑料桶，摞成两层。上层是自来水，可食用。下层是井水，可洗漱。仓库有大米几袋，红薯芋头满筐，蔬菜挤满角落。客厅东侧堆了两大筐包装袋，方桌底下全是纸箱；客厅西侧排了三台冰柜和一台冰箱。房间里除了床铺，书桌、柜子无一不满当当。

我打算在小妹生日前回去看看，顺便帮母亲减负。一进家门，落入眼帘的，全是母亲电话里说的样子。所有的器物，不仅没少，反而添了新。窗台的刀锹尚未开刃，四仰八叉地刺人的眼。去年刚下了一窝猫崽的母猫挺着肥硕的身子，又开始照应今年新下的小猫。母亲哪里是喂猫，简直是喂猪的盆子用了，足足放了三个。那些桶啊筐啊冰柜，更不消说了。

太阳火辣辣的，正照着盆中水。人走过去，不小心蹭到，那水顿时晃出几圈，渗得到处都是。再不小心踩几脚水，踩进院内，踩进房间，弄得湿漉漉泥湿湿的。母亲毫不在意，在盆子周围走来走去。她洗菜汰衣服，人带动盆，盆牵动水，哗哗沙沙，洗得分外过瘾。用过的水瞬间倾泻，将小院冲出几条小水沟。我没有办法下脚，忿忿地直抱怨：弄什么盆，在井边洗不好吗？排水也方便些。母亲讪讪道：天水浪费了可惜啊。

我到厨房拿碗筷，摸一手油。洗洁精是兑了水的，需用力挤出一大团才够用。洗碗筷的盆子被占用了，放了小西瓜。我干脆拎出了一个水桶，母亲连忙阻拦。妈，你看看，桶里全是水垢，还有小虫子，洗碗都用不上，还要重新打水。母亲摆摆手，笃定道：这水总有派上用场的时候。

父亲刚好回来了，开着三轮电动车七拐八拐地停到屋檐下。他一进门，就撞见从冰箱拿菜的母亲。孩子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做些新鲜的菜吧！父亲劝。冰箱的菜是省下来的好肉好鱼，我们平时也不吃。母亲执意要拿去解冻。饭后，母亲回房间午休，我把碗筷拿到井边洗。压井泵，清澈的井水喷涌而出，溅出的水花顺着凹槽流出墙根，正好滋润花草。洗完碗筷，洗盆洗桶，洗菜篮洗竹筐。井边空间大，尽管洗。洗完，用干净的抹布擦。不锈钢盆和水桶被我挪到仓库，用塑料布裹好。旧衣服和包装袋，捆好，压进纸箱。

阳光斜射进玻璃窗，射在枇杷树上。院子变得空旷洁净，微风送来麦子的清香，几只白蛾在花丛间穿梭，猫儿继续在屋檐下打盹。

从前的母亲身体健康，随时能享受这安逸的好时光。现在的母亲变得强势焦虑，已经无法用节省来衡量她的消费观了。年岁在增，置办的物件愈多。吃得少用得少，囤得多。即便我们每天通电话，劝她不要囤这囤那，她嘴上应着，其实仍是我行我素。

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。贪多则溢，杂物堆积太多会滋生浊气，让空间混乱，平添痛苦。为了母亲的身体，我决定等她醒来再推心置腹谈谈。实在不行，就直接处理掉。希望母亲能真正接受我们的建议，也希望小满到来时，家里松弛有序！

◇四时风物

抽蒜薹

[周口]杨卫中

清明与谷雨之间，是抽蒜薹的黄金时节。

我的家乡管抽蒜薹叫“杓蒜薹”。我不解为何要用“杓”字，便向当中学教师的父亲请教，他告诉我：“杓”字是一种地方性的口语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方言，类似于“抽”或“拔”的意思，表达收获蒜薹时的愉悦和轻松。

抽蒜薹是个技术活。小时候我家在自留地里种蒜，我喜欢跟在母亲的身后抽蒜薹。只见母亲俯身弯腰，用拇指与食指捏住薹茎，均匀用力，轻轻往上一抽，蒜薹便“啵”的一声发出轻微响声，那声音脆生

生的。断口处沁出一丝清亮的汁液，空气里顿时弥漫开一股鲜辣的香气，一根又粗又长的蒜薹便被抽了出来，那力度把握得恰到好处。

抽蒜薹也很有讲究。母亲抽蒜薹时总爱选择晴天，且要在中午前后的五六个小时内进行。后来我才明白，那个时间段抽蒜薹的缘由，是因为蒜苗有些萎蔫，叶鞘与蒜薹容易分离，抽得快且不易断。

母亲在抽蒜薹时总爱说：“采摘过早不行，产量低；过晚也不行，蒜薹老了，根本不能吃。还要把握好巧劲，不能慌张，用力过猛，就会将蒜薹抽断，影响蒜头生长。”她那双灵巧的手在蒜茎间游走，动作快得惊人，眨眼工夫就抽满一竹篮。我忍不住拿起一根咬下去，脆嫩的蒜薹在齿间爆开，辛辣的汁水犹如一团火焰，呛得我眼泪都快流出来了。

如今，我已离开乡村多年。然而每到这个季节，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片绿油油的蒜地，想起跟在母亲身后抽蒜薹的场景，那抹翠绿、那缕辛香，便在心头翻炒出最温暖的乡味。抽蒜薹，一个动词里的乡土密码，被我悄悄收进了岁月的褶皱里……

◇闲情偶记

输了也是赢

[邢台]刘红旗

“茂茂，吃饭。”我叫了两声，小外孙也没吭。我就知道，他肯定是下象棋又连输了。我走过去一看，果然他正对着平板生气呢。“不吃！没心情，你知道九连败的滋味吗？”他噘着嘴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

小外孙上五年级，参加了学校的象棋兴趣小组，只要有时间就在平板上找人下棋。赢了就高兴，到处报喜。一连输，就坏了，有时候还掉眼泪，发脾气。

见得赢，见不得输，这种心态不大好。我就一直想着怎么跟他说。我年轻时也学过象棋，虽然没练成手，但也听说过一句老话“宁输高手十盘，不赢低手一子”。跟高手下，输了也高兴，因为知道差在哪儿。跟低手下，赢了也没多大用，因为没有长进。

宋代何薳的《春渚纪闻》里，有北宋围棋国手刘仲甫的一段轶事。刘仲甫去京城考翰林院棋待诏，在杭州旅馆门外立起一面招牌，上写“江南棋客刘仲甫，奉饶天下棋先”，意思是谁来都让你先手。杭州的高手们觉得这人太狂，就选出最厉害的跟他下。这正好中了刘仲甫的下怀，他寻高手，不是为了争一时输赢，而是为了精进棋艺。

只在意输赢，却不懂输赢背后的道理。想到这里，我说：“你想赢，那好办，跟我下十盘，不就十连胜了吗？”我这样说，不是故意让他，我根本就下不过他。“我才不跟你下呢。”他头也不抬，不屑地说，“你太菜，我总赢，没意思。”

我笑着跟他说：“这不就对了？只有跟高手过招，你才会进步，可高手过招，免不了要输。常输的时候，正是你长进的时候。要是总跟我下，每一次都赢，赢是赢了，其实一点进步都没有。”孩子听了我的话，坐在沙发上没动，若有所思。

过了几天，茂茂又连着输了好几盘，我以为他又要闹脾气。可没想到，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生气落泪，反而认认真真地复盘，琢磨了半天，然后抬头看着我，一脸认真地说：“姥爷，输是输了，可我知道输在哪儿了，再碰到这步棋，我就会走了。”

我听了，心里满是欣慰：“你知道这个理，输了也是赢。输的是棋，赢的是进步。”是的，能坦然面对输，能静下心来找到自己的差距，输了也是赢。

◇尘世写真

一瞥之外的抵达

[深圳]杜芝葵

正逢职场失意，想着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石头公园，那是海南的最东边，我幻想着一一直向东走，走到尽头，将烦恼抛散。

从东郊椰林驱车至石头公园不过一个小时。车停在高处，海的咆哮声隐隐传来。沿着一条沙石路循声而往。不知从何时起，我对闲田野趣渐渐痴迷，修建得越精致的地方，反而引不起我多大的兴趣。倒是这条尘土飞扬的小径，给了我莫名激动。

走进公园入口，沿着花岗石台阶向下，即刻看见大小石头若有所思地躺在海滩上，或胖或瘦，或仰或侧，满满当当遮蔽了沙子。那块《西游记》拍摄时用于取景的“大圣奇石”格外显眼，石的外沿被凿出三段阶梯，呈“之”字形。只

是此刻，奇石上已堆满黑压压的人头。我寻思这奇石是没有容身之地了，只好迈开腿去找个清静地儿。

浪是海的舌头，石是自然馈赠的糖果。我看着海浪一遍一遍舔着嘴边的糖果，吃不厌，又吞不下。犹如人一遍遍想着美好的过去，抓不住，又回不来。石想把浪留下来，但这浪的宿命，是回到澹澹的南海。

风急起来，后浪吃掉前浪变成更大的浪，朝着高石袭来，水滴飞溅在我的脸上、发梢上。海南的秋天，还存留着燥热。不但天气热，石头热，心还很热。尤其那些不服气、不甘心的人，是燥热的直接受害者。

日头愈发晒。游人匆匆拍几张照，开始收拾背包。纵使再磅礴的景色，人们也要收拾心情，聚焦生活小事。我一低头，发现附着裙角的香草籽已散落不见，脚边出现海浪裹挟而来的肥美青蟹。得失是生活常态，也许不经意间会有意外的惊喜。

回到公园出入口，游人四散而去。穿过来时的小径，脚步轻快许多。橘黄色小野花舞动摇曳，来时竟没有发现它们。左拐上高处，我下意识回头。

就在这回头的瞬间，海的激勇被框在天蓝色画布上，只见白浪而不闻涛声。来时我满心想着“走到尽头”，仿佛只要抵达海南的最东边，就能把烦恼抛进海里。我执拗地向前，像石想留下浪，像游人想占领奇石，以为抵达即是答案。可真正让我心头一颤的，不是出发时的决绝，也不是抵达时的释然，恰恰是这归途中的无意一瞥。

原来有些抵达，不在脚步停下的地方，而在转身回望的刹那。只那一刻，便觉得心里松动了。

◇两代风景

“断奶”

[高邮]陈绍祥

断奶，是成长的阵痛，也是爱的放手。

“儿子真的长大了，断奶成功。我们可以放心地去看世界了。”地板光亮，厨房干净，物品摆放整齐，狗狗球球惬意伏在笼子里。汪阿姨、张叔叔悄悄来到儿子家打探一番后，作出了满意的评价。

小区里草已青，柳正绿，樱桃花粉粉的，紫玉兰开得正艳。张叔和汪阿姨又坐到了紫藤架下。一年半前，他们就是在这里商量给儿子“断奶”的事。

儿子性格内向，长大后什么事都依赖父母。结婚生子后，张叔和汪阿姨喜不自禁，包下了家中所有的活，包括带孙子图图。儿子每天除接送媳妇小谭上下班外，沙发上一躺，眼不离手机，油瓶倒了也不扶。

然而天有不测风云。一年半前，汪阿姨查出乳腺毛病，迅速做了手术，在医院躺了二十多天，张叔在医院陪护。家中原本轻松的生活进行曲一下子哑了。没人买菜做饭了，点外卖。没人遛狗了，满屋臭气熏人。孙子每晚哭着要听奶奶的催眠曲，儿子、媳妇互相抱怨，吵成一锅粥。

汪阿姨、张叔这才意识到，全是包办一切惹的祸。不行，得给儿子“断奶”。恰巧，几天后放长假。家中开了家庭会，汪阿姨首先作检讨，“这些年，我总担心你们上班累，家中什么事都没有让你们参与。现在看来，这不是爱，而是害。我和你爸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，不可能陪你们一辈子。这次长假，你们出去好好玩一个星期。费用我们出。”儿子一家外出旅游期间，张叔和汪阿姨收拾好了五里外的老屋。

回来后张叔开诚布公：“图图秋季上小学了，得有他的生活空间，我和你妈妈搬回老屋住。菜还是我们买，下午来烧顿晚饭。早餐你们自己做，儿子你接图图，小谭你遛球球。”还能说什么，儿子、媳妇都同意。

又过了一段时间。家庭会又开了一次。汪阿姨表扬儿子、儿媳，“这段时间，你们将家里打理得挺好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我和你爸一百二十个放心。菜我们也不再买了，我们该出去散散心了。”小两口直接表态肯定能将日子过好。

窗外，万家灯火次第亮起，每一扇窗后，或许都演绎着相同的故事。汪阿姨和张叔相视一笑，脚步轻快地走向老屋。他们知道，真正的爱，是适时退出，让孩子学会飞翔。正如这春天的草木，各自生长，却共享阳光。



扫描二维码，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，也可在微信“添加朋友”中“查找公众号”，搜索“B座西窗”或微信号“bzuoxichuang”。